

2018年第1辑

总第二十七辑

勵耘學刊

敬題
勵耘

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

- 曹胜高 社祀用乐与《豳风·七月》的形成机制
- 任红敏 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元代文学发展
- 刘文勇 零碎感与系统化：民国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察与整理
- 罗执廷 民国邮政与中国现代文学
- 薛海燕 《莺莺传》中的转折复句及其心理表达趋向——兼论“自传说”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2018 年第 1 辑

总第二十七辑

勵耘學刊

敬題
勵耘

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《励耘学刊》编委会

顾 问 郭英德

主 编 杜桂萍

副主编 李 怡 马东瑶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丁 帆 于翠玲 万建中 马东瑶

王向远 方 宁 左东岭 过常宝

朱万曙 刘 石 刘跃进 杜桂萍

李 山 李正荣 李 怡 杨联芬

张 鸣 张 健 张涌泉 张清华

张福贵 张德建 陈引驰 陈思和

郑国民 赵敏俐 姚建彬 钱志熙

徐正英 郭英德 黄开发 盛 宁

董晓萍 傅 刚 温儒敏 詹福瑞

廖可斌 谭 帆 徐富昌 (中国台湾)

黄坤尧 (中国香港) 李欧梵 (中国香港)

编 务 任 刚

目 录

文学与文化研究

社祀用乐与《豳风·七月》的形成机制	曹胜高 (1)
甲骨卜辞的代言问题	朱 军 (21)
汉代“采诗”诸说的古史承传、话语来源与 文本再建	王志清 (36)
元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元代文学发展	任红敏 (56)
“以诗品花”：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之伶人评点体系的 生成	李 碧 (70)

现当代文学研究

零碎感与系统化：民国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察与 整理	刘文勇 (98)
民国邮政与中国现代文学	罗执廷 (116)
近现代“散文”来路寻踪：从一个名词的“误认” 说起	李乐乐 (134)
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者的“容忍”与“合作” ——胡适与燕京大学	王翠艳 (153)
郭沫若《女神》的创作过程	李 斌 (180)
抗战诗歌的正面书写及其复杂化 ——以臧克家的诗歌为例	张立群 (194)

文学史研究

《莺莺传》中的转折复句及其心理表达趋向

——兼论“自传说” 薛海燕 (209)

“君子九能”考

——兼论“登高能赋”在赋体发展史中的意义 马晓舟 (225)

草原诗歌的诗学特质与空间表征

——以《敕勒歌》为中心的讨论 于东新 范云晶 (238)

论元结散文文体的创新性

——以杂文、杂记、山水铭为中心 胡 燕 (249)

自我凸显与自我认识：苏轼文学作品中的自称 宁 雯 (263)

朱熹墓志铭书写的文体新变及其成就 张经洪 (284)

“鸿博待试”期间陈维崧的文体选择与“应酬诗” 魏 磊 (308)

王玉辉的追求与悲剧

——程襄龙《唐烈妇传》的发现及意义 井玉贵 (323)

论晚清《满江红》词

——从词调的选择看词史的实践 徐 玮 (342)

文献考辨

《霍小玉传》版本考论 李远达 (360)

《全元文》补遗14篇 戴欢欢 (376)

八旗文学文献视域下的《八旗文经》与《雪桥诗话》 韩丽霞 (391)

品书录

从“大通”的研究到“大有”的境界

——评郭英德先生《探寻中国趣味》 李兰芳 李小龙 (409)

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合研究的新创获

——读卞东波《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》 杨 曦 (422)

《励耘学刊》稿约 (438)

社祀用乐与《豳风·七月》的形成机制^{*}

◇曹胜高^{**}

摘要：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籥章》言籥章及其属官四时演奏豳之诗、雅、颂，结合《礼记·月令》可以发现，仲春社祀、仲秋社祀、祈年大割、季冬蜡祭皆在社中举行。《豳风·七月》以物候分段，所描写的正是四时祀社之场景，故豳之诗、雅、颂乃豳地四时社祀用乐，为乐官协风作乐而成，是体现授时布政功能的风土之作，自周迁岐之后，用为周社祭祀音乐。

关键词：《豳风·七月》 籥章籥诗 社祀用乐 协风作乐

按照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记述，籥章之官“掌土鼓豳籥。中春昼击土鼓，歛《豳诗》以逆暑。中秋夜迎寒，亦如之。凡国祈年于田祖，歛《豳雅》，击土鼓，以乐田畯。国祭蜡，则歛《豳颂》，击土鼓，以息老物”，是言籥章及其属官分别在仲春、仲秋、孟冬、季冬演奏风、雅、颂，以应和时令。毛传、郑笺、孔疏亦引此条材料以解释《豳风》体制及《七月》属性，并以“一诗三体”或“一体三用”解释之。^①《周礼》多载礼制，籥章四时击鼓籥豳，是为定制。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：籥章四时歛诗、歛雅、歛颂，是在什么场所进行的？演奏豳之诗、雅、颂的用意为何？若能

* [基金项目]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“乐经形态研究”，项目编号：17YJZH005。

** 曹胜高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。

① 郑玄注意到了籥章四时用豳之诗、雅、颂之事，从所赋之事上论证《七月》乃三者的合体；孔颖达觉得“此篇独有三体者”，在于“始为风，中为雅，成为颂，言其自始至成，别故为三体”，意识到《七月》分别含有风、雅、颂之制；朱熹确认《七月》为豳诗，可风、可雅、可颂，显然认为三体演奏方式不同；黄震《黄氏日钞》卷四“豳风豳雅豳颂”条指出公刘居豳之时周仅为商之部族，何来雅、颂，认为豳初无雅、颂，彻底否定了将《诗经》其他篇目指定为豳雅、豳颂的尝试。

够考证出籥章四时歛诗的場所及其用意，便能解开《豳》的礼乐属性，对《豳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。

一、四时歛豳用于周之社祀

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所载籥章及其胥职掌土鼓豳籥，分别在仲春社祀、仲秋社祀、祈年大割、季冬蜡祭以鼓为节奏，吹籥为旋律，演奏豳乐，意在逆暑迎寒。那么，这些固定的演奏是在什么场合中举行的呢？我们可将之与《礼记·月令》中的乐时活动进行比较。

第一，依《月令》记述，仲春、仲秋之月，天子及君臣共同参与的重要礼仪为社祀活动。仲春月初，天子便“择元日，命民社”，即在二月元日，命令百姓准备祀社。郑玄注：“社，后土也，使民祀焉，神其农业也。”^① 君民一起祀社保佑农业丰收。《四民月令》亦载汉代百姓于二月祭社：“二月祠太社之日，荐韭卵于祖祢。……顺阳习射，以备不虞。”祀社之礼自周至汉皆有，周、汉祀社并不固定于某一日，常以天子祀太社之日为准，举国上下随后举行。《月令》记礼仪用时，一是固定于某日，如元日、上丁、仲丁之类；二是不固定于某日，以物候为准。《四民月令》所言的“祠太社之日”，即天子依据物候确定的祀社之日。《月令》言在玄鸟回归之日祀社：“至之日，以大牢祠于高禘，天子亲往，后妃帅九嫔御。乃礼天子所御，带以弓鞶，授以弓矢，于高禘之前。”以天子所在之所见到玄鸟回归之日祀社。《逸周书·时训》亦将玄鸟至之日定为春分：“春分之日，玄鸟至；又五日，雷乃发声；又五日，始电。”由此来看，周天子实际是在春分前后祀社，在春分当日祀高禘。

《豳风·七月》言：“四之日举趾，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峻至喜。”当为百姓举行的祀民社活动。殷历四之日为夏历二月仲春。“饁

^① 《礼记正义·月令》，（清）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361页。

彼南亩”，毛传、郑笺理解为“送饭至田间”。^①从周礼来看，“饁”当为祭祀方式。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甸祝》言射猎之后的献兽礼为饁：“及郊，饁兽，舍奠于祖祢，乃敛禽。”郑玄注：“饁，馈也。以所获兽馈于郊，荐于四方群兆。”^②周之郊社、享祖均有献兽之礼，《七月》言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，便是在二月一大早带着羔羊与韭菜献祀于神。周俗“祭寒而藏之，献羔而启之”^③，献羔标志春令开启，万物复苏，启之以阳，于礼为献羔，于乐为献诗，意在迎暑。《四民月令》记载更详细：“二月祠太社之日，荐韭卵于祖祢。”社祀当日要荐新于先祖。^④祀土地以宰牲为献，故《七月》中的“献羔祭韭”与“饁彼南亩”，当为春分祀社的描述。

仲秋亦进行社祀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三十二引《礼记·月令》佚文：“仲秋择元日，命人社。”郑玄注：“赛秋成也。元日秋分前后戊日。”春分献兽祀社，以祈丰年；秋分赛祷报社，以庆秋成。汉仍在春分、秋分二日祀社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：“社间尝新春秋之祠。”为春秋举行社祀。《续汉书·祭祀志下》言汉官社之祀在“二月、八月及腊，一岁三祠”，即在春分、秋分、腊日举行社祀。从汉简记载来看，汉在二月、八月、腊月三祀于社，是为公祀；偶有三月、九月的社祀，为祀私社。^⑤由此来看，籀章在仲春、仲秋击鼓献诗，正是祀社之礼。

春分、秋分举行祀社之礼，主要在于调和阴阳。周制，天子要在春分、秋分举行朝日、夕月仪式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载内史过之言：“古者，先王既有天下，又崇立上帝、明神而敬事之，于是乎有朝日、夕月以教民事君。”韦昭注言：“礼，天子搢大圭、执镇圭，缫藉五采五就，

① 《毛诗正义·豳风·七月》，（清）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389页。

② 《周礼正义·春官宗伯》，（清）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815页。

③ 《左传正义·昭公四年》，（清）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034页。

④ 《礼记·王制》亦言：“天子社稷皆大牢，诸侯社稷皆少牢，大夫士宗庙之祭，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。庶人春荐韭，夏荐麦，秋荐黍，冬荐稻。韭以卵，麦以鱼，黍以豚，稻以雁。”周制天子、诸侯有社稷，而大夫、士之下者不立社，其享祖于寝，祀地于里社。

⑤ 汪桂海：《汉简所见社与社祭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5年第2期，第72—76页。

以春分朝日、秋分夕月，拜日于东门之外。然则夕月在西门之外也。”^①春分、秋分朝日、夕月，为岁时祭祀，意在让百姓顺应时令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又载文伯之母言：“天子大采朝日，与三公、九卿祖识地德，日中考政，与百官之政事、师尹、维旅、牧、相宣序民事。少采夕月，与大史、师载，纠虔天刑；日入监九御，使洁奉禘、郊之粢盛，而后即安。”认为朝日意在顺阳而耕种，夕月意在调阴而收敛，也就是说天子在春分、秋分举行祭祀活动的目的，是明时令而正农时，带有授时劝农的性质。

对乐官而言，春分、秋分阴阳平衡，可以用来校订度、量、衡。《礼记·月令》言仲春之月“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钧衡石，角斗甬，正权概”，可以利用春分之日昼夜均平，来确定度、量、衡的尺寸。仲秋之月“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平权衡，正钧石，角斗甬”，秋分前后阴阳均衡，可以再次用于矫正度、量、衡。《周礼》所载籥章在春分之昼、秋分之夜击鼓歛诗，正是以音乐应和节令的阴阳转换。其中，土鼓为阳，籥管为阴，仲春迎暑，强土鼓以助阳、弱其籥息阴，则暑生；仲秋迎寒，强籥以助阴、弱其鼓息阳，则寒生。这样来看，乐官以乐声应于阴阳强弱变动，应合四时风气之消长，确保春行春令、秋行秋令。

第二，孟冬祈年于天，大割祠社，是改岁、报岁最为隆重的祭礼。^②《礼记·月令》载：“孟冬之月……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，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，腊先祖五祀，劳农以休息之。”孔疏：“天宗，谓日月星辰也。大割，大杀群牲割之也。腊，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。”孟冬报社的大割，便是以血牲之礼祀社。^③周制，仲春、仲秋祀社，孟冬报

①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《国语·周语》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37页。

② 《礼记·月令》采用周历建子为正，以孟冬为岁终，举行蜡祭，可知其作于鲁僖公之后。鲁僖公之前，周行殷历，建丑为正，《豳风·七月》便是用殷历，以丑为正。参见张闻玉《古代天文历法讲座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9—50、104—108页。

③ 《礼记正义·郊特牲》：“社祭土而主阴气也。”见（清）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49页。

社，岁末蜡祭皆在社中举行。

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籥章》言：“凡国祈年于田祖，歛《豳雅》，击土鼓，以乐田畯。”其中的“田祖”，即社主。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中说：“以我齐明，与我牺羊，以社以方。我田既臧，农夫之庆。琴瑟击鼓，以御田祖。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谷我士女。”是言在方社之祀时向田祖祈福，田祖当为社祀时的主神社主。其中的“乃求千斯仓，乃求万斯箱。黍稷稻粱，农夫之庆。报以介福，万寿无疆”，正是春季祈丰收之辞。《小雅·大田》又言：“既方既皂，既坚既好，不稂不莠。去其螟螣，及其蟊贼，无害我田稚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。”则是言蜡祭时的祝词，期望田祖能够以火焚除虫害。而“田畯”，则是管理土地及其祭祀的官员，《七月》中的“同我妇子，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”，在《甫田》中又见：“曾孙来止，以其妇子。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攘其左右，尝其旨否。”《七月》没有具体的语境，而《甫田》则点明了此事发生在“以社以方”的祭祀活动之中，之后田畯在司啬的陪同下，以观农事。

《大雅·云汉》言“祈年孔凤，方社不莫”，孟冬有祈年之事。《周颂·良耜》追述一年耕种、送饭、除草、施肥、丰收、纳仓、祭祀之事，其中“黍稷茂止。获之挈挈，积之栗栗。其崇如墉，其比如栴。以开百室，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”，是岁末赞颂丰收之辞。^① 这样来看，周族在仲春、仲秋和岁末皆有祀社之制，籥章在这三个时间击鼓歛诗与社祀之制相合。

第三，从史料来看，周之蜡祭，与土地之祀有关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言：“蜡之祭也，主先啬而祭司啬也，祭百种，以报啬也。飧农及邮表畷、禽兽……既蜡而收，民息已。故既蜡，君子不兴功。”周

① 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：“本或‘秋’下有‘冬’，衍字，与《丰年》之序相涉而误，定本无‘冬’字。”纪昀解释是《丰年序》：“《丰年》，秋冬报也。”而《周颂·良耜序》“秋报社稷也”，或因牵涉于《丰年序》“秋冬报也”而误作“秋冬报社稷也”，衍一“冬”字。此乃孔颖达根据其秋冬社祭的理解所定。其前已将蜡祭与腊祭混淆，故此所言，实忽略了孟冬祈年于社并进行蜡祭的记述。

之蜡祭设先嗇、司嗇、农、邮表畷、猫虎、坊、水庸、昆虫八神，祭祀与农业相关的众神。郑玄注言：“先嗇，若神农者；司嗇，后稷是也。”蜡祭乃祭祀以神农、后稷为主的有关土地神，意在祈求稼穡不受灾害。^①然蜡祭的性质，自郑玄认为蜡、腊为同一活动，后世多混淆之。^②《周礼》所言的“以息老物”，郑玄注：“求万物而祭之者，万物助天成岁事，至此为其老而劳，乃祀而老息之，于是国亦养老焉。”由于其将蜡祭与腊祭混淆，遂将二者合而言之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做了进一步解释：“盖谓蜡祭即取息老物之义。息，谓息其劳。老，谓送其终。息老并指万物言之，与息民之腊祭，义取息田夫者小异。然此息老物之义，当兼采金说，通田夫万物而言。”认为“息老物”之说，重在息万物。清郭嵩焘、秦蕙田认为蜡、腊并非一礼。^③蜡祭的对象为与土地相关的神灵，意在禳除农业灾害，《礼记》系统记载蜡祭在年终举行。而秦地的腊祭，祭祀对象为百神，意在禳除厉鬼及各种邪僻，常在岁末举行。^④二者用意不同。《月令》言蜡祭乃“劳农以休息之”，《郊特牲》言之为“息田夫”，也就是说以蜡祭为标志，国家行政由秋收转入冬藏。^⑤故《礼记》中的蜡祭，更接近于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籥章》中的“息老物”。冬季万物收藏，歆诗以送草木水土各归其本，勿为农害，同时按照自然规律，对未能归息之昆虫、田鼠以及其他危害农作物者进行捕杀。

① 孙诒让论，“盖此田祖即先嗇，田畷即司嗇，祈年及蜡祭，皆兼祭此二神”。参见《周礼正义》，其以汉制夏至祭地冬至祭天论周之社祭。但《四民月令》言“又以上亥祠先穡，先穡谓先农之徒始造稼穡者也”。孙论恐非。

② 荆亚玲：《“蜡祭”考溯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7年第2期。

③ （清）郭嵩焘撰《礼记质疑》，载梁小进主编《郭嵩焘全集》，岳麓书社2012年版，第209页；（清）秦蕙田撰《五礼通考·吉礼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36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253—255页。

④ 詹子庆：《蜡祭小议》，载朱凤瀚、赵伯雄编《仰止集：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95页。

⑤ 从礼制来看，“息老物”与“息田夫”用意不同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言蜡祭时“皮弁素服而祭，素服，以送终也。葛带榛杖，丧杀也”，主祭者着凶服。而息田夫时则“黄衣黄冠而祭”，天子与百姓着同色之服，以示与民休息。参见付林鹏《〈周礼·籥章〉与周部族的岁时活动》，《民族艺术》2014年第3期。

《小雅·大田》描写了“息老物”的方式：“既方既皂，既坚既好，不稂不莠。去其螟螣，及其蟊贼，无害我田稚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。”以火田去除虫害，燎田以息老物，蜡祭而杀生，故此时歛《豳颂》而应之。

由此来看，籥章四季击鼓歛诗，合乎周代社祀之制。他们所歛的诗，与《诗经·豳风》中的有关内容是否相合？也就是说，《豳风》中是否有篇章合于籥章所歛之诗呢？我们从《七月》入手进行分析。

二、《七月》结构与籥章祀社的用乐情形

既然籥章歛诗是在仲春、仲秋、孟冬、季冬三个季节进行，也就是说其所歛的内容，一要合乎春、秋、冬三个阶段的物候、行政、农事活动，二要合乎春秋祀社、孟冬祈年、季冬蜡祭之礼。我们据此观察《七月》的内在结构，看其是否合乎一年四季的祀社之制。

据张汝舟、张闻玉先生考订，“七月流火”一词，乃是通过观察心宿的运行来确定历法。在黄河流域的地面观察心宿，有中、流、伏、内四个位置的变动，正好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动。《七月》采用的是殷历纪时，建丑为正^①，因此《七月》所写的物候，如三月为蚕桑、四月秀蓂、五月伯劳一类鸟鸣、八月剥枣等，与《夏小正》基本一致。其中星象、物候，亦与《月令》大致相同，可以看出《七月》《夏小正》《月令》皆采用殷历。^②《夏小正》多言物候，《月令》多记行政，是为授时劝农之书。《七月》用歌唱的方式，结合物候来言农政，其中有诸多取舍省略之处，也有反复吟唱之辞。若将诸书中的物候、行政、农政之事进行比较，并参考汉代《四民月令》对农事的描述，就能还原《七月》授时系统，辨析其内在结构。

① 张闻玉：《古代天文历法讲座》，第104—109页。

② 张汝舟：《〈（夏）小正〉校释》，《贵州文史丛刊》1983年第1期。

《七月》《夏小正》《月令》《四民月令》物候祭祀对应表

月建	丑正	《七月》 纪时	《夏小 正》物候	《七月》 农事	《月令》物候、 农事、祭祀	《四民月令》 物候
丑	正	三之日	初岁祭 耒	纳于凌阴,于耜	鱼上冰,獺祭鱼。元日祈 谷,天子亲载耒耜籍田	躬率妻孥,洁祀 祖迺
寅	二	四之日	来降燕	举趾、饁南亩	玄鸟至,祀高禘。鲜羔开 冰	祠太社之日,荐 韭卵于祖祢
卯	三	蚕月	摄桑	条桑	无伐桑柘。戴胜降于桑	清明节命蚕妾 治蚕室
辰	四	四月	秀幽	秀蕞	劳农劝民	时雨降,可种黍 禾
巳	五	五月	蝼则 鸣。唐 蜩鸣	鸣蜩,斯螽动股	螳螂生,鵙始鸣。命有司 为民祈祀山川百源,大雩 帝,用盛乐。以祈谷实	可刈茭当
午	六	六月	鹰始挚	莎鸡振羽	以共皇天上帝、名山大川、 四方之神。以祠宗庙社稷 之灵,以为民祈福	六日可种葵
未	七	七月	寒蝉 鸣。灌 荼	食瓜、鸣鵙,亨葵 及菽	立秋之日,天子亲率三公、 九卿、诸侯、大夫,以迎秋 于西郊	祈请于河鼓、织 女
申	八	八月	剥瓜。 剥枣	其获、剥枣、载 绩、断壶	日夜分,则同度量,平权 衡,正钧石,角斗甬	可断瓠作蓄
酉	九	九月	王始裘	筑场圃、肃霜,叔 苴	农事备收,举五谷之要,藏 帝籍之收于神仓,教于田 猎,祭禽于四方	作葵菹乾葵
戌	十	十月	豺祭	穹窒熏鼠,塞向 墐户,涂场,纳禾 稼,改岁,上入执 宫功	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,大 割祠于公社及门闾。腊先 祖五祀。劳农以休息之。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,习射 御、角力	培筑垣墙,塞向 墐户
亥	十一	一之日	王狩。 陈筋革	取彼狐狸,为公 子裘	祈祀四海、大川、名源、渊 泽、井泉	冬至之日,荐黍 羔。先荐玄冥 于井,以及祖祢
子	十二	二之日	虞人入 梁	凿冰冲冲,会同, 载绩武功	共皇天上帝、社稷寝庙、山 林名川之祀	其明日,是谓“小 新岁”,进酒尊 长,修刺贺君师

我们注意到,《七月》并非如《夏小正》《月令》那样按时节叙述,而是反复叙说。这种反复叙说,恰是四时畝诗方式的遗留。如果我们按照春秋、祈年、季冬祀社活动来观察,就会发现《七月》的叙说结构,与之相合。以“七月流火”为引的前三章,叙述的是七月到四之日的作息,从秋分说到春分前后;中间三章以四、五、六月说起,重点说的是春分之后的劳作,说到岁末;末两章从九月说到季冬,重点在于言冬去春来之事。我们可以根据《七月》所言的物候,将之分为三个大的段落,来观察其所涉行政、农事及祭祀活动。

首先,以“七月流火”为首句的前三章,从秋说到春,以四季妇女的生产活动为序,言备衣、采桑、载绩、为裳等妇功,叙述自秋以来的妇事,天渐转暖,是为春季迎暑之辞。

首章言授衣制度下的妇功。授衣,毛传言:“九月霜始降,妇功成,可以授冬衣矣。”孔颖达理解为“可以授冬衣者,谓衣成而授之”,认为是依时令授冬衣以御寒。^①《礼记·月令》言仲秋之月“乃命司服,具飨衣裳,文绣有恒,制有小大,度有长短,衣服有量,必循其故,冠带有常”,八月便命有司备冬衣,九月衣成而分发,此乃行政之事。《管子·山国轨》亦载授衣、授农具之制:“泰春功布日,春缣衣、夏单衣、捍、笼、累、箕、胜、簋、屑、糗,若干日之功,用人若干。”授衣,实乃提供集体劳作时的服饰与农具,以确保不误农时。《四民月令》又载二月“蚕事未起,命缝人浣冬衣,彻复为袷。其有羸帛,遂为秋制。”周、秦、汉皆依时制备春秋、夏、冬衣服,是言九月之政事。《七月》首章言九月授衣,实言秋冬时节妇女备衣之事。进而写一月、二月举家进行祭祀,是言秋冬家政。于耜,即《夏小正》所谓的“初岁祭耒”,《月令》所言的孟春“亲载耒耜”,故首章从仲秋追述到孟春,以孟春籍田开始农事作结。

第二章言仲春祀高禘之事。《夏小正》以“有鸣仓庚”、《月令》

^① (清)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:“凡言授者,皆授使为之也。此诗‘授衣’,亦授冬衣使为之。盖九月妇功成,丝麻之事已毕,始可为衣。非谓九月冬衣已成,遂以授人也。”见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十六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451页。

以“仓庚鸣”作为二月物候，以“采蘋”为二月妇事。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言：“蘋、蘩、蕰、藻之菜……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。”采蘋实为贵族女子准备祭品。《毛传》：“采蘋，夫人不失职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则不失职矣。”故《采蘋》乃言妇职。《月令》《四民月令》皆言二月祀高禘于社，意在祈子。故《采蘋》乃备高禘之祀。因此“四之曰举趾”，实际是言春分日出发到大社中祀高禘，《月令》言之为“天子亲往，后妃帅九嫔御。乃礼天子所御，带以弓鞬，授以弓矢，于高禘之前”。周族居豳时尚未立国，只能由首领豳公率部族祀之。其中的“同我妇子”，为周部族首领若公刘、亶父等率其妻儿一同祀之。仲春祀社，采用献兽之礼，故“饁彼南亩”，即献兽于社。^①高禘掌婚嗣，故诗中提及女子采蘋时的心情为“女心伤悲，殆及公子同归”，是期望能够匹配。钱锺书先生曾言：“苟从毛、郑之解，则吾国咏‘伤春’之词章者，莫古于斯。……女子求桑采蘋，而感春伤怀，颇征上古质厚之风。”^②他认为“殆及公子同归”，乃言有怀春待嫁之意。其伤悲者，非悲其离家，乃悲其无夫，这样来看，第二章乃写女子思春之事，与仲春祀高禘之制相关。

第三章言季春养蚕、纺丝、制衣的过程。结合《礼记·祭义》，可知本章所写蚕桑之事并非农家之辞，乃王室命妇为公子备裳：

古者天子诸侯，必有公桑蚕室，近川而为之，筑宫仞有三尺，棘墙而外闭之。及大昕之朝，君皮弁素积，卜三宫之夫人、世妇之吉者，使入蚕于蚕室，奉种浴于川，桑于公桑，风戾以食之。岁既单矣，世妇卒蚕，奉茧以示于君，遂献茧于夫人。夫人曰：“此所以为君服与。”遂副祔而受之，因少牢以礼之。古之献茧者，其率用此与。及良日，夫人缶，三盆手，遂布于三宫夫人、世妇之吉

① 裘锡圭先生认为“饁兽”与“祭禽”同义，参见其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40页。《月令》载二月（即四之日）祀社奉以太牢之礼，“饁彼南亩”当为描述祀社之礼。

② 钱锺书：《管锥编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130页。